



我们一生,要面对许多诱惑;我们的生活,也会有许多目标。

被大家认可的,常常是不抱怨这个世界的不美好,并且用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份幸运。
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至“小时新闻·写点生活”,扫描左下角二维码,关注下期主题。

## 大象踩在浮木上

谭泊

高中最后一年,几乎每个晚上,我都彻夜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梦中。那阵子,我做过一个可笑的尝试,每天早自修,总要花一点时间,把昨晚的梦记录下来。那时我似懂非懂地看了一点费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,我幻想着也对自己的梦境作出解析。但那些梦境总是难以追逐。等到梦醒,人物,事件,对话,心情,梦中那么清晰的场景,总是一下子变得十分模糊,甚至了无踪影。有时,躺着还可以记得些许,但起床后,所有的细节都随风而逝。

高中时的语文老师,曾在课堂上给我们作过这样一个测试:录音机播放一篇精美的散文,连着播放两遍,然后叫我们根据记忆,尽可能地把它记录下来。这是一个看似有趣,事实上难度极大的测试。一篇千字文,记录下来文字,跟原文相比,近似度绝对不会超过20%。

而我记录的梦境,精度大概也不会超过20%。特别让我觉得遗憾的是,许多次,我在梦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,严密的逻辑,精彩的语句,澎湃的激情,但等到我拿起笔试图把它们留下的时候,我却怎么也记不起当时说了些什么。

现在,我早已放弃那种毫无意义的记录。该发生的,终归会发生,该遗忘的,也终将被遗忘。生活,从来不会因为一个梦而改变。

而那些奇奇怪怪的梦,却依然不放弃它们的造访。最近的一个夜里,我梦到一头大象踩在一块浮在水面的木头上,步履轻盈。它为什么不沉下去呢?我还来不及找到答案,梦境就切换到了现实。

现在,我都懒得去解析了。但大象踩在浮木上那样一个场景,却不时萦绕于脑,挥之不去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对于每年例行的健康体检,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慌,以至于有几年体检,拖着拖着便不去了。朋友同事中也有几个,都说好几年没去体检了,问及原因,有说没时间的,有说按政策标准做的常规体检没啥作用的,也有说,命数天定,查与不查,有什么区别呢?但说到底,那些没去做体检的,大概率也是心里隐隐地有着某种害怕吧。

2021年的最后一月,下决心去做了一下例行体检。这个时间记得很清楚,12月6日。因为第二天,本地就发现疫情了。

一个多月后,在忐忑不安中等来了体检报告单。谢天谢地,箭头似乎不多,除了多年积疾胆结石外,还有一条,就是血糖偏高。查了百度,快速脑补糖尿病常识,情况好像不是太妙,感觉未来极有可能就要盯着这些数字过日子了。好在,在几十个条目中,还看到了一条稍稍让人心安的:空腹血糖还不到7,目前还不能确定是糖尿病。

多么精细的数字啊。如果这0.04可以确保是另一种结果,那么,这个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小数字,实在是太宝贵了。

这个时候,我又一次想起了那头大象,它步履轻盈地踩在河中的一块浮木上。此刻,0.04,一定就是那块浮木了。

早上起来,打开手机微信,教太极的师傅在群里发了一句话:生活要有目标,但是不能为了目标而生活。

多么简洁而智慧的启迪。我想买辆高档一点的车,但是这不能成为我生活的全部;我希望在职场更进一步,但是这不能成为人生唯一的追求;我渴望诗和远方,但是不能为此而抛开真实的生活。

道理,我好像也懂啊。

一个多月前,60多岁的师傅,带着助教师妹,与外地的几位师兄师弟相约,结伴远赴西安,参加太极大师举办的精修班。六七个年轻的老头老太,站桩、推手、套路,练得如同小学生一样认真。后来因为疫情,虽然培训的日期已远远超过,但一帮人被困在原地,既不能返家,也不能到外面吃饭。他们依然不慌不忙,到了饭点,师傅掌勺,另几位大妈大嫂帮厨,热热闹闹地聚餐。这个时候,到底是为了太极而生活,还是为了生活而太极,好像师傅也搞不清了。

现在,买一套小小的排屋,正成为生活中一个现实的目标。想着在靠近乡村的地方,买一套小小的排屋。不久的将来,我们也许就将在那里晒晒太阳,种一块菜地,平和地度过余生。

可想要拥有它也是阻力重重、压力山大啊。手头那点钱肯定是远远不够的,那么,考虑贷款吧。不算不知道,一算吓一跳。看来,以旧换新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,抓紧把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处理了。但是紧接着一系列问题又来了:目前二手房交易正处低位,现在出手合适吗?房子如果卖了,过渡房到哪里去找呢?过渡期会是两年,三年,还是四年呢?如果需要过渡房住上三年或是四年,那人生又会不会太过憋屈呢?

现在,我们就为了这个目标而生活着,纠结着。

而我老家的房子,似乎也在纠结。有一阵子听说要拆了,过了一阵子,又说不拆了,但是最近,听说又要拆了。最初,对于拆或者不拆,我都感觉无所谓,但是现在,突然间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,赶紧拆了吧。如果拆了,那么,我多多少少也能分到一笔现金吧。

这时候,我看到那间我们心心念念的连排,化身为了一头大象,而故乡的那间老屋,则变成了漂浮在河上的一块木头。

大象,稳稳地行走在浮木上,步履轻盈。

## 送报纸的女人

金阿根

“今天的《钱江晚报》现在都没到。”妻买菜回来便嘀咕着。“那个送报纸的女人怕是又休息了。”我说。

尽管现在手机微信上消息都有,而且比纸媒快得多,但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老夫妻,还是喜欢看纸媒,所以每年订有几份报纸。因为我喜欢写文章,也订些文学杂志。从邮箱里取报刊杂志,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早上出去散步,天还没亮,送《钱江晚报》的那位女投递员的电动车亮着灯来了。散步回来取了这张报纸,边吃早餐边阅读,早餐吃好了,报纸也看完了,碗筷收拾完,报纸叠齐放好,后面老妻要看。而另外几份报纸还远远未到。妻子买菜回来想把报纸带上来,常常没有,有时要下楼几趟,甚至在午饭前也还没送到。

我特别爱看《钱江晚报》是有原因的,因为这张报纸能关注民生,为百姓着想。另一原因应追溯到35年前,浙江日报要办《钱江晚报》,作为浙报“钱塘江”副刊的作者,自然感到高兴,因为多了一处发表作品的园地,同时还能宣传厂里的产品。当时《钱江晚报》在浙报大门口办了个服务部,我们浙江工艺鞋厂生产的麻编工艺鞋又多了个窗口。我是经营厂长,和服务部打交道的机会不少,与钱报也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我们厂的全国订货会有许多次在浙报招待所内举行的,我也顺理成章成了钱报“晚潮”副刊的作者。并非因为业务关系而在“晚潮”上能发几篇文章,当然还得看文章的质量和编辑的口味。毕竟那时我就已是浙江省作协会员、萧山作协主席,在《萌芽》《江南》《东海》《西湖》杂志和《人民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浙江日报》《杭州日报》等副刊上发表文章。

所以说,我喜欢《钱江晚报》,也是因为我与它有渊源和缘分吧。

话题再回到送报的那位女同志上,她是安徽人,姓戴,三四十岁年纪吧。骑一辆电动车,夏天5点来钟,冬天迟些,亮着灯,把报纸塞到一家家的邮箱里,我有时出门去散步能碰到她,但常常看不清她长什么模样,只觉得肯吃苦,能干,身体想必很棒吧。

有一天,等到临近中午《钱江晚报》还不来,我便打她手机。她说她调休,有事回老家了,那个代班的可能不熟悉地方,给你送得晚了,请你宽容一下。我知道,如果电话打到发行部去反映,那是要扣他们奖金的,所以几个投递员的手机号码我都留着。

2021年年底有一段时间,《钱江晚报》又不来了,等呀等呀,第二天中午总算来了,两天报纸一次送来的。投递员是个男的。我有点不高兴,问这个男的,小戴呢?又回老家了?他说是的,她老公死了,没人送让我带着,我自己负责一片,到这里已经傍晚了,只得两天合起来送。

啊——怎么会这样?这女人,真的有点苦命。本以为她不会来了,至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来,不料很快回来了。我怕她伤心,不敢问她老公的死因。天色还黑洞洞的,她的电动车灯火闪烁,已经在我们小区转圈了,把报纸一张张塞到每家订户的邮箱里。

哦,为生存,为子女,吃苦也没法呀。

也许人上了年纪多了恻隐之心,但愿她健康,安全,幸福,多赚些钱回去。

# 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